

居易堂集卷之十一

題跋

題倪文正公尺牘後

昔黃相國石齋先生以忤時去國倪文正公特疏留之
乞以已官授先生而自就斥既奉嚴綸矣先文靖公一
疏再疏乞允文正所請謂先生飭躬皎然可信文正進
說誠然不欺今讀文正尺牘雖朋從往還率爾數語而
憂國愛才如痾諸身所謂誠然不欺者不愈可見乎後
十餘年文正以甲申死先文靖以乙酉死石齋先生以
丙戌死殉義不屈後先一揆意者在天之靈語及生平
當以相知之深相視而笑言及天下事恐又不止如卷
中之長太息也

偶題友人畫梅

昔華光老人植梅數本於方丈每花放時移牀其下吟
詠終日莫知其意偶月夜未寢見窗間疎影橫斜蕭然
可愛遂以筆規其狀晨起視之殊有月下之思因此好
寫梅得其三昧此墨梅之所自始也山谷見而美之曰
嫩寒清曉行孤村籬落間但欠香耳其爲名賢所珍重
如此後則有楊補之最擅其勝自茲以降畫者日繁而
傳者無聞焉梅花標致旣已清絕畫之者稍落筆墨蹊

徑去之彌遠矣苟非何水曹林處士其人者未可語於梅也然其人未必能畫能畫者又未必其人則華光補之豈得不稱絕調哉余性習畫理少而知之山水樹石隨意點染至於梅則撒翰矣畫梅有丁有點有萼有鬚奇兩三七厥有微著不較難哉故蹊徑不可有而規矩又不可亡也若神韻雖好而家數未諳其失則畫法則具備而意理塵俗其失則人非人畫俱妙其無畫梅哉曼倩氏曰談何容易其畫梅之謂乎

題邵僧彌墨菊

屈子憤世嫉俗謂荃蕙爲茅蘭芷善變而獨欲餐秋菊之英非以其有凌霜之節耶故逸人高士往往寄託呼爲端友良有以也癸巳中秋偶見邵子僧彌墨菊一幅傳神阿堵風致宛然使范石湖見之亦當誤入七十一種譜中因書鄭所南先生題畫菊詩以顏之花開不並百花叢獨立疎籬趨未窮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

題唐伯虎先生畫像

嘗覽吳先民故實唐子畏先生有至性敦大節放浪不羈其寄也古人困窮於時不能自明有陽爲盲啞者矣先生侘傺無聊而僅自託於狂則猶幸耳顧當全盛之

世以先生之才壹鬱而出此可悲矣不幸而更遭世之末流無所于容則其所自託又當何如哉

題七姬墓誌銘

七姬者元江浙行省左丞潘元紹之侍妾也至正末大兵臨境城未破七姬同日死節義著一時張羽誌其墓宋克爲書碑七姬姓程翟徐羅

卜彭段皆良家子

人非死之難而處死爲難非能死爲難死而能得其所爲難也賢者誠重其死匹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若七姬者可謂得死所矣其行芳其志潔身殉大節一死重於泰山雖古烈士何以加諸夫觀於七姬而世之無從頌而死者皆愧矣嗟乎等死也猶不能無少遜焉而况於不死者乎

臨石田四景跋

偶得石田十景臨仿其四右幅則姑蘇臺也其屋角隱隱露雉堞者桃花塢也煙柳春耕湖山平遠者長洲苑也而墨瀋山則靈巖也余但愛其畫故不復志名于幀首

石田畫桃花意甚淡遠然望之蔚然如蒸紫霞余不善傅色遂以墨臨之善畫者固不求形似也

論者謂石田翁畫摹古者更佳於本色其畫姑蘇臺純用子久法靈巖圖樹石仍出子久而皴斫分披則荆關也予愛而仿之姑蘇臺固佳若此幅則恨古人不見我矣

米芾論董元平淡天真品格高妙近世無比而煙嵐出沒咸有生意溪橋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石田翁所作長洲苑圖亦然

題竹石贈方南明六十

竹之後凋與松柏同而其孤標風致則似過之所以古人具邁俗之韻者往往寄託流連或圖寫其形狀以自娛悅雖然此非渲繪之事也苟非其人豈易言之故畫竹非子瞻與可之流不可也倪雲林自題其畫竹云吾畫竹聊以寫我胸中逸氣耳竄辨其形與似哉嘗塗抹久之而他人視之或以爲麻或以爲蘆余亦不能必名之爲竹也余之爲此得無似之丁酉春方子南明六十初度余貧無以爲壽乃舉所畫竹石以貽之竹以似其人石以似其壽耳

題楊曰補畫冊

昔人善作小景其意遠其神全其景物深厚妙處每在筆墨之外故雖尺幅之微而能令觀者移情也近代畫

家罕有得其意者頃見楊曰補先生所遺聞機上人畫冊而始歎其不可及也余於夏間亦作鄧尉十景爲萬峯和尚壽邀曰老共賞之曰老畏暑不能過從及秋而曰老逝矣余將誰與證此者余雖終身不復作畫可也

題畫芝

隱者采芝以療饑神仙餌芝以長生苟能療饑便能長生矣古來真隱去仙不遠梅子真世傳仙去陶隱居自希白日升天良有以也客笑曰畫芝者仙耶隱耶夫十九年無悶山林不謂之隱不可而當其含墨吮豪造化在手卽神仙奚讓焉放筆大快并題似雪公一笑

又

尚論逸民無愧采薇獨商山之芝耳余隱學商山饑同孤竹時畫墨芝以寄吾意寧止離騷香草比德君子哉

題山東董樵谷樵隱圖

余嘗覽古人行事至於朱百年胡叟未嘗不廢書而歎也百年性至孝隱居會稽南山伐樵採箬輒置道頭爲行人取去明日亦復如此人稍怪之久之始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值留錢取樵箬而去胡叟則嘗曳柴而行客至不輟至國朝遜國之變有東湖樵者余聞其風而悲之夫賢者處世固欲有所建明於時乃卒不

免於負薪其有託而逃焉者耶亦無所可用不得已而
自資耶嗟乎賢者處世而不能免於負薪其時蓋可知
矣而吾尤以見其人也

題歸元恭小像

詩三百篇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離騷者猶離憂也所
謂物不得其平則鳴者非耶嗟乎歸子其遇窮矣故發
爲文章託之歌辭情況流連淋漓感激激痛哭長歌則千
人自廢而今乃擁膝枯坐拊影默默何耶其昔人所云
生非命之世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有言耶嗟乎歸
子吾知之矣其自契於道而無爲不平之鳴耶故其擁
膝枯坐拊影默默正可上繼風人而遠希正則

題華藏菴迎翠閣

積翠南老人隱居穹窿之皇駕塢垂三十年其高風峻
範諸方歸重真如大梅縛茅龍山移屋不特掃跡鄞市
卽叢林法席罕睹其面今其大弟子玉嶠禪師復開法
苑於靈巖山麓構小樓於佛宇之西偏顏之曰迎翠虛
其閣以爲老人方丈以佗老人之來也當老人息影皇
駕則白雲緘戶寂若無人及老人來而彈指閣開西望
穹窿萬山蒼翠盡收入方丈中矣昔老子過函谷惟關
尹喜知之謂紫氣東來當有真人出關意者今老人之

來亦必有光景彷彿獨玉嶠知之乎余爲書額因復識之

題畫芝

商山紫芝節比采薇離騷香草芳同蘭茝此固幽人貞士之所寄託者也余山居暇日輒喜畫芝竊自比于所南之畫蘭墨瀋所成香風可挹或謂所南畫蘭不著地而子必畫坡石或此獨遜古人夫吾之所在卽乾淨土也何爲不可入畫乎吾方笑所南之隘也

題俞禹聞先生畫

昔有高士深隱名山人目之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其入如玉維國之琛又郭翻隱君不應辟命以漁釣自娛嘗乘小舟往來吳楚間自目其舟曰此野人之船也禹聞先生偶拈小景峭壁插江扁舟水裔一人扣舷危坐逍遙容與想見其胸中浩然之致有默契古人者故爲書前事以識之先生往矣見其遺墨如見其人於此知彭澤絃歌益增隱致耳千古通人自當以我爲知言先生復起亦不易我言也

題畫芝

劉彥和論離騷童蒙者拾其香草此不善言騷者也離騷其志潔其行芳蒹蘭蘅若臭味所託耳豈童蒙之所

能竊取乎癸卯仲夏余畫香草十幀以贈次其先生先生棲心塵外翛然高寄余亦絕俗垂二十年兩人心期同此芳潔庶幾足以有之不然吾恐荃蕙之爲茅矣吾故謂彥和之不善言騷也

又

少室山中芝如車輪言其異也而海上仙山有芝成宮闕者漢武好神仙宮中產芝一穗九莖言其瑞也而宋祥符間有進芝萬本者若余之所畫則商山之所采掇離騷之所詠歎而已黃綺遜世無悶則采芝以療饑三閭憤世嫉俗則託香草以懷君子二者吾俱有焉癸卯秋寄跡東渚雨中作此不禁其撫卷太息也

題畫

余家藏石田先生夏山飛瀑圖筆墨濃潤蒼翠欲滴開卷之際覺陰森撲人蓋全師董巨者也乙酉棄家入山家世收藏盡皆羽化二十年來時時追憶其意魂夢不釋癸卯夏日避跡秦餘杭山房坐看層巒積翠茂樹重陰宛然昔年巨幅也因縱筆寫此景原本董巨而仍以白石翁意出之董宗伯云如鳥雙翼吾將老焉蒼眉居士其許我否并題似一笑

題畫芝

倪高士自題畫竹云吾畫竹聊以寫吾胸中逸氣不能必名之爲竹也或以爲蘆無不可者而余畫墨芝其澤理神彩嘗欲奪真設令商山老見之亦當誤爲採擷昔曹不興誤點墨因畫爲蠅見者以手指彈之畫苑傳爲佳話又豈倪高士所云雖然惟高士不求形似乃正所以神似也二者差可與吾畫芝參觀耳

又

商山采芝歌云畦畦紫芝可以療饑千載而下想見山阿香草秀色神彩不夷凡卉而避世逸老擷之採之正如餐霞吸露吾畫芝不特爲香草寫真亦將使千載高風出之筆端子瞻云恕先在焉呼之或出也

題畫

董宗伯仿子久時兼董米墨法披圖蒼翠欲滴而余更以荆關筆意出之使子久而在亦當相視而笑也

題畫芝

芝草有蘭蕙之芳而又同松柏之後凋比蓂軼之瑞而却同醴泉之無源爲可尚也隱居之暇好以煙墨傳其神采意亦有所取焉子瞻與可之寫墨竹鄭所南寫墨蘭華光老人楊補之寫墨梅將毋同乎徐子墨芝當位置一席於其間矣

題畫冊贈張默全

默全先生與余交最晚而相知最深每過余山居輒留連不龍去甲辰深秋約過爲十日之飲而以有洞庭之遊遂阻過從草木搖落風景蕭然撫景懷人臨風獨嘯昔人云秋冬之際殊難爲懷適先生求余作畫冊因爲摹宋元名家十二小景以志我意筆精墨妙恨古人不見我先生其鑒之昔宗少文圖名山以臥遊余之作此則以懷人也畫始於九月十七日成於十月初七日云

題畫芝

鄭所南先生嘗自題其墨蘭云淒涼如怨望今日有遺民託興湘纍思深故國雖數語直與離騷同其哀怨余每讀而悲之乙巳小春偶畫墨芝捉筆黯然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又

墨成香草寄思美人聊比湘纍紉蘭纓蕙昔人題畫竹云不根而生繇墨生以目余畫芝尤當若視筆能生花而徒侈雕蟲者吾置身空室百尺樓上也

題秋林落木圖

畫家皆祖顧長康博學有才氣文賦諧謔爲人高邁不羈欲當時推爲三絕謂癡絕才絕畫絕也余嘗謂人必

胸中自有所蘊蓄而寄之於一事故能神韻超舉天機卓絕若長康者苟無其才與癡則其畫亦未必能精詣至於此也後世若郭恕先之蟬蛻生死米襄陽之遺忽形骸黃癡翁之高寄倪迂叟之清絕其風調爲何如者此皆有不可一世之概無所於容而一出之於畫則當其驅染煙墨圖繪山川神會所寄不僅謂之畫也昌黎論張旭草書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中必於草書焉發之嗟乎得之矣昔宋之士也有遺民鄭所南先生隱居不出而嘗寫墨蘭以寄意余謂所南畫蘭一花一葉無不具風人之哀怨楚騷之離憂而可僅謂之畫耶故其畫亦超絕千古丁未秋日偶作秋林落木圖贈靈白大法師并爲題此師覽余言當爲我首肯也至搖落之感所謂秋冬之際尤難爲懷則又無俟余言矣

題畫狗

客曰吾聞昔賢圖畫皆所以昭勸誠而今墨客吮豪猥及狗馬何也徐子曰噫亦庸何知此之不足以備勸誠哉昔江左風流不矜節慨而張彪獨徇梁室之難其畜狗亦遂徇彪以死嗟乎此墨客吮豪所以不畫黑頭寧畫黃耳也

題畫芝

文與可畫墨竹楊補之畫墨梅鄭所南畫墨蘭各極其致而余謂各有所寄焉與可寫其高補之寫其逸所南寫其怨而余今畫墨芝則又何居乎客曰意將兼有之而不無所偏也因相視一笑

題蓮不菴

截流六吉兩大師南澗老人嗣也其參學同時受記同日今高隱同志結茆同室因取詩人美兄弟之義顏其所居爲蓮不菴昔大梅縛茆龍山移屋後世非不仰其高風然豈若兩師皆隱更輝暎千古乎吾知其當來乘願必世世如南嶽青原或且爲無著天親矣

題黃孝子端木畫

此黃孝子端木氏之筆也孝子萬里訪其親於滇路經龍場驛因圖之其墨法實得北宋名家意今以歸自安法師法師即孝子之甥其孝行酷似其舅其人與其畫其地相爲輝暎尤足千古矣

題沈貞居隱士遺墨後

貞居先生既遭世變矢欲自全爲故國之完人而不得信其志於是隱居梅原而託興於寒梅集唐人句流連吟嘆以寫其伊悵之思焉此固靈均被髮江濱時也其

一字一句自與離騷同其哀怨所謂擘幽蘭擷芳芷豈誠玩於物耶庚戌冬日賁園氏奉其先人遺墨攬涕示余余一展卷而黯然神傷者久之余固重有所悲也若賁園之克修父業不啻戴顓之似安道織簾高風益以不墜矣

題畫冊

畫主南宗而氣韻本乎元大家此大略也蓋畫自宋以前雖荆關名世然猶力勝於韻而筆逾於墨迨乎元季四家專主氣韻故天機神會超然形似而與造化者遊進乎技矣而後世宗之太過但驅煙墨不求法矩每多寓意於虛無縹緲而能事不臻吾恐其漸趨於弱而未免項容有墨無筆之誚也草堂主人則願氣韻本於元未筆力則進乎宋以駸駸五季及唐庶幾求古人之所而備成一家之學壬子孟夏偶作此圖意匠經營位置不苟固未敢曰筆墨兼到力韻雙舉而要其獨得恨古人之不見我至煙雲出沒林壑深窅溪橋漁浦水邨山落可遊可居躍然殊境雖多畫江南山水然如董元之平淡天真自足千古勿謂吳儂僅自得於東南之聳秀也故復題幀首以博真賞者一笑

題畫

武陵桃源避世之士所結想而寓言也後世遂因其說而爲之圖然何庸知天地之內必無是境乎余素懷絕塵之志有長往之思因復以意而作是圖絕不規擬前人而巖壑洞穴窈窕深阻試窺其中別有天地原田墟里人煙村落水閣山亭溪橋漁浦可遊可居儼然殊境而遙睇天末咫尺千里孤汀遠際輕舸出沒渺然復有江湖之心焉圖成自賞幾將長嘯入圖不啻褰裳濡足卽欲強詞之曰天地之內必無是境而不可得因笑昔人言桃源而經經焉辨其有無仙隱之爲固也庚戌孟冬畫於澗上草堂并題以貽吾甥商志商志其善寶之以無忘吾之素意其筆墨則兼用洪谷子關同法此則從商志所請也

題畫

倪高士畫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畫苑云縱橫習氣卽黃子久未斷幽淡兩言則趙吳興猶遜雲林神會自別氣韻超舉其爲諸家所推重如此余嘗謂高士之畫其所以不可及者不在神韻簡遠而反在筆墨精到不取於有無滅沒之間此固三百年來所未窺雖然又竄獨於此乎得其人斯得其畫此非王蒙輩所能夢見又豈今人以筆墨形似得其一木一石者可語也

庚戌新秋戲爲遜如大師拈此并題以博知者一笑董宗伯云雲林畫江東以有無論清俗則吾之必持此爲贈亦可以知遜公矣

寶華大律師見月老和尚小影題語

大雄設教正法流通有三藏焉一曰修多羅藏華言經藏也二曰毗尼藏華言律藏也三曰阿毗曇藏華言論藏也三藏之化導有情解粘去縛釋妄趨真顚若畫一而其嚴重則未可同日而語矣蓋修多羅藏則佛與諸菩薩等所說阿毗曇藏則賢聖僧所著惟毗尼藏則必佛口親宣而非諸大弟子所得預聞則律之獨重於三藏可知矣故後世能持佛說而悉遵其五戒十戒以至二百五十戒三百四十八戒之律豪髮無遺恨者豈非古佛現身以祛五濁而淨六塵將以其一身爲大千世界衆生之標領而拯舉世於苦海出斯人於火宅哉當吾世而有一人焉則寶華山見老大和尚是也斯世之言佛法者舉自託於拈椎豎拂瞬目揚眉跌蕩縱橫無非義諦遂有流爲躍冶之金墮入野狐之隊者矣是卽以其拈椎豎拂瞬目揚眉而謗法也然則見老和尚之卓然獨立於斯世又豈特爲苦海之寶筏火宅之清涼甘露乎實今日佛法中之狂瀾一砥也辛亥之歲式瞻

相好歡喜翹勤頭面頂禮而識之

題畫

壬子春日積雨晚晴山居遠眺煙嵐出沒林壑窅冥躍然有得正如造物惠我三昧因竊子久雲山置之尺素亦昔人所云休文集中作賊也聊以爲知者一笑耳

題畫

董宗伯自題畫妍而不甜縱而有法得之令穰伯駒如鳥雙翼吾將老偶昔有兩人合作一畫者此獨一畫而兼彷彿兩人此老於是乎不凡矣壬子孟夏偶作此景筆墨亦在洪谷河陽之間因爲拈出真賞者當爲首肯

題芝蘭松柏

芝蘭生於空谷不以無人而不芳松柏茂於歲寒不以經霜而改色傳曰君子愛人以德又曰君子成人之美吾願知我者之勿奪芝蘭之芳勿摧松柏之節可也故作芝蘭松柏以遺馮子

題俞禹聞畫

此俞禹聞先生遺墨也江山廓然一茅堂全據其勝想見其胸中浩落之致令似仲培從他處購得之屬爲題識仲培食貧自力而每見其先人手澤損衣節食以求之必得而後已昔張敷至孝錄一遺扇每至感恩開緘

流涕垂笑史牒若仲培則又過之矣

題畫

長松參天山澗鄰鄰茅亭踞其中中有兩人披襟對話如聞松濤礪泉之聒耳隔岸一人策杖而行矯首相顧用意頗到此白石翁意也余家收藏白石翁真蹟有此圖後於象山丈室復見尺幅因爲布景略用仿之昔人有善繪事者欲長嘯入圖中子瞻云恕先在焉呼之或出吾今而知非欺我矣所見皆仿荆關法皴斫紛披非舉世流傳筆墨木强者并爲識之

題畫

余家靈巖山北朝霏夕靄日與翠屏相對十易寒暑而相得彌深癸丑秋日輕陰倏霽蒼翠撲人庭戶余坐澗上草堂爲彷彿此景不覺山嵐林色入我筆端放筆大快因爲題此

題畫芝

芝草無根以瑞氣爲之根故其形常如雲氣輪囷離奇所謂雲體無定也而間亦有作樓臺有如人物者蓋雲氣亦多樓臺人物之象也善畫芝者能得其若雲非雲輪囷離奇之致方可許之爲寫生矣已酉重陽節并題畫冊跋語